

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詩」是唐代發展極盛的文學形式，在有唐二百九十年（西元 618—907 年）的歷史下，產生了數以千計的詩人，詩作自是不可勝數，其中詠物詩¹一體，為中國古代詩歌中的一大重要類派，它雖然是以「物」為吟詠對象，但在表現客觀外物的同時，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詩人自己的思想情感，所以詠物常與抒情言志聯繫在一起²。「托物寓意」的比體詠物詩雖名為詠物，實則借物開詠，托物言志，因物說理，以物抒情，這種「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詠物詩，因為能夠做到形神兼備、寄慨遙深，因此一向得到儒家詩學的肯定，歷代受到人們的偏愛。古代的詩評家對這類詠物詩也格外重視，如：北宋·梅堯臣〈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³；清·施補華《峴傭說詩》：「詠物必須有寄託，無寄託而詠物，試帖體也」⁴；清·陳僅《竹林問答》：「詠物詩寓興為上，傳神次之」⁵；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詠物之作，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⁶……。總而言之，詩人之「憤」與「悲」，或因國家危難，或因社會

1 所謂「詠物詩」是指那種以客觀的「物」作為描寫、吟詠、寄托的詩篇。

2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荀子的賦原有十篇，今存〈禮〉、〈知〉、〈雲〉、〈蠶〉、〈箴〉等五篇短賦，收在《荀子》裡，題作〈賦篇〉，是以四言韻文的形式、鋪陳寫物的手法，以「托物言志」，開詠物寫賦之先河，其中〈蠶〉為詠物賦之先聲。

3 見於趙則誠，張連弟，畢万忱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詞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頁 613。

4 轉引自陳伯海，黃剛，張寅彭編撰：《唐詩論評類編》，（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 677。

5 同前註。

6 〔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中詠物》，轉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 5，頁 4058。

現實，或因個人遭遇，凡此種種，不能直說，或不欲直說，便往往以詠物抒其情。

溯自詩經以來，比興寄託詩句就已屢見不鮮，如《周南·桃夭》⁷用柔嫩的桃枝，鮮麗的桃花歌詠年輕貌美的新娘；《周南·葛覃》⁸用葛覃之茂盛來形容女子能旺其夫家，以黃鳥棲木來描述女子嫁人，以葛覃、黃鳥來象徵作者心思意念，乃是以比喻手法來陳述情感，而內含比興之意。雖然綜覽《詩經》，不難發現裡頭早就有不少詠物的佳句，但並無獨立成篇的詠物詩，因此一般推屈原的〈橘頌〉為最早的一首詠物詩。屈原的〈橘頌〉文字優美，開創了整篇辭賦借物述志、托物抒懷的傳統，被認為是屈原早期借頌橘以自喻的作品。屈原抓住了橘之花素果美，透過對橘的習性「深固難徙，更壹志兮」⁹、外部形態「青黃雜糅」、「精色內白」的描繪，表達詩人「蘇世獨立，橫而不流」¹⁰、「淑離不淫，梗其有理」¹¹的志趣品性。屈原不僅描寫了橘樹的花葉、形狀、果實、色澤等外在形態，同時在橘樹的形象中融入了他深厚的感情，而詩人對南國橘樹的讚頌，實際上是對自己純潔忠貞人格的自信和自勉。這種將物象與人的某些方面關係起來的詠物詩，具有如劉勰《文心雕龍·頌贊第九》所說的「情采芬芳，比類寓意」¹²的鮮明特點。

7 《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第2冊，卷第一—二，頁36。

8 《詩經·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第2冊，卷第一—二，頁30。

⁹ 〔宋〕洪興祖著；曹美秀校對；蕭淑卿發行：《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刷，頁230。後「青黃雜糅」、「精色內白」出處同此註。

¹⁰ 〔宋〕洪興祖著；曹美秀校對；蕭淑卿發行：《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刷，頁231。

¹¹ 〔宋〕洪興祖著；曹美秀校對；蕭淑卿發行：《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刷，頁232。

¹² 〔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二，頁9。

南北朝時期詠物詩大量湧現，「詠物」逐漸成爲詩歌創作中一個重要的題材類型，明萬曆年間的詩學家胡應麟在他的《詩藪》中提出「詠物起自六朝」的說法，¹³他認爲先秦作品，除了屈原的〈橘頌〉是個特例外，並無真正意義上的詠物之作，都是作爲「比興」的媒介之物，例如：桃花是那「之子于歸」的新娘之喻；蘆花則是追求「在水一方」的「伊人」的起興，都不是審美的主體。到了唐以後，則幾乎每一位著名的詩人都有幾首詠物之作，詠物一體由是源遠流長。清人俞琰在《歷代詠物詩選·序》中說：「古之詠物，其見於經。……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題，唐人繼之，著作益工，兩宋、元、明承之，篇什愈廣。」¹⁴足見詠物的歷史開於《詩》而自此不絕，而所詠之物愈來愈繁，各種技巧輩出，藝術性自然是很高的了。在文學史上，唐·鄭谷¹⁵因寫鷓鴣詩¹⁶，被稱爲「鄭鷓鴣」；宋·謝逸¹⁷因寫蝴蝶詩，被稱爲「謝蝴蝶」；明·袁凱¹⁸因寫白燕詩，被稱作「袁白燕」，詠物詩自古至今都鮮明特出的活躍在詩人的生命裡，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更是不言自明。

¹³〔明〕胡應麟：《詩藪·內編》：「詠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唯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北京：中華書局印行，1962年），卷4。

¹⁴〔清〕俞琰輯；易縉雲，孫奮揚註：《歷代詠物詩選》，（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序〉未標頁碼。關於「詠物詩」的性質及其演變的情況，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五、別集類四的〈詠物詩提要〉（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三十二集、集部、別集類二十一，1968年，頁81~82。）中亦記載：「昔者屈原頌橘，荀況賦蠶，詠物之作，萌芽於是，然特賦家流耳。漢武之〈天馬〉、班固之〈白雉〉、〈寶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於刻畫一物，其託物寄懷，見於詩篇者，蔡邕詠庭前石榴，其始見也。沿及六朝，此風漸盛，王融、謝朓，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於隸事。唐宋兩朝，則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計矣。……唐尙形容；宋參議論，而寄情寓諷，旁見側出於其中，此其大較也。」

¹⁵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是晚唐一位重要詩人。光啓三年擢第，官右拾遺，歷都官郎中。幼即能詩，名盛唐末。有《雲臺編》三卷，《宜陽集》三卷，外集三卷，今編詩四卷。他和許棠、任濤、張蠙、李棲遠、張喬、喻坦之、週繇、溫憲、李昌符是同時人，當時合稱「芳林十哲」，後世稱「咸通十哲」，與「大歷十才子」先後輝映。

¹⁶鄭谷〈鷓鴣〉：「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應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

¹⁷謝逸，字無逸，號溪堂，宋朝臨川縣城南（今撫州市人），生卒年不詳，但從其所作墓誌銘中可以看出，他至少活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1年）。因他曾寫過詠蝶詩三百首，狀極物態，故被人稱爲「謝蝴蝶」。

¹⁸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明代詩人，以〈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遣昭陽殿裡飛。」出名，人稱他爲「袁白燕」。

綜觀詠物詩，其類別繁多，而詠物詩所詠之各種物象中，「花」為自然美的集中體現，具有「形、色、香」三大觀賞特點，是即景生情的最佳引發物，而詩詞則是藝術美的高度結晶，花與詩詞作為美的載體，遂結緣而行，因而歷代以來留下題詠花卉的詩作可謂汗牛充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雖然不如山水詩、田園詩、邊塞詩那般名作迭出、名家眾多，而成一派，卻同樣是中國文學的精華，遂成詩歌百花園地中別具特色的一支奇葩。¹⁹

中國園林栽植花的歷史起源甚早，《山海經》中已有「東北五百里，日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薔冬」²⁰的記載，可見作為自然物的花卉植物很早就進入了人們的審美領域。《詩經》、《楚辭》中，涉及花草的吟詠特別多，爾後的文學作品因受此二者的深刻影響，產生了大量的詠花詩詞。不過，嚴格來說《詩經》、《楚辭》並非以「詠花」為主的篇章，而僅是藉花草作為比興寄託。清代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云：「古之詠物者，其見於經則灼灼寫桃華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此詠物之祖也，而其體猶未全，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題。」²¹俞氏認為《詩經》是詠物詩之祖，惜其「體猶未全」²²，在《詩經》、《楚辭》裡，尚無以詠花為主的作品出現，有的只是一些花卉名稱，或以花卉作為比興寄託而已。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說：「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²³由此看來，六朝才有專為詠物的詠物詩，而真正的詠花詩，亦當在六朝正式形成，²⁴如：何遜的〈詠早梅〉²⁵以梅花寄諷，而鮑照的〈梅花落〉

¹⁹ 參見胡中柱：〈詠花詩詞與中國文化〉，《社會科學家》，總第 123 期，2007 年 1 月，頁 177。

²⁰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刊；嚴一萍選輯：《山海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頁 11。《山海經·中山經》亦載有：「靈山……其木多桃李梅杏」。

²¹ 〔清〕俞琰輯；易繙雲，孫奮揚註：《歷代詠物詩選》（上下冊），台北：廣文書局，1968 年，序未標頁碼。

²² 「體猶未全」指其於體物狀物，未能窮物之情，盡物之態，脫離依附而獨立。參見盧先志《唐代詠物詩研究》，（東吳大學中研所碩士學位論文，1986 年年 4 月），頁 10。

²³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479—33。

²⁴ 孫映達：《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序》：「文學意識覺醒、聲色大開的六

²⁶，借梅花流露自己才高人微的塊壘之氣，堪稱後世以花寄托身世的濫觴之作。俞氏《歷代詠物詩選·序》中云：「詠物一體，三百篇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其傳。」，說明在六朝之後，詠物詩被傳承下去，詠花詩亦隨之而下。然而，萬物中花的種類繁多，一代有一代文學之風，於是以花為題材的詩，在各個朝代詩歌中，其地位和表現手法不盡相同。入唐後，由於詩歌本身發展和時代背景因素，加上唐代詩人兼採南北文化之長，集六朝詠花詩之大成，把它發揚光大，於是托物言志或言情的詠花作品大量問世²⁷，詠花詩有了新血脈的注入，為詠花詩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

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在〈愛蓮說〉一文中說道：「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又說「牡丹，花之富貴者也。」²⁸牡丹因其「雍容華貴」的姿態恰與大唐盛世相映，深受世人喜愛，且被推為唐代的國花，唐代牡丹入詩的作品為數也的確不少²⁹，但為何自小誦讀「唐詩三百首」的我們，卻對唐代詠牡丹花的詩作知之甚少？是因為牡丹詩的格調不高嗎？還是牡丹詩的意蘊不深呢？或者是吾輩皆為秉持那「重氣節、淡名利、薄富貴」的讀書人典範，而厭棄牡丹詩？這諸多疑竇由是激起了筆者研究牡丹詩的動機。基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對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的發展狀況與內蘊作一全面的探討。

朝時代，尤其到了謝朓、何遜、庾信等人手裡，才出現典型的詠花之作，詠花詩這一門類才繼田園詩、山水詩之後正式形成，從此便歷久不衰。」（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序〉未編頁碼。

²⁵ 何遜〈詠梅詩〉：「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²⁶ 鮑照〈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²⁷ 胡中柱：〈詠花詩詞與中國文化〉，《社會科學家》，總第123期，2007年1月，頁178。

²⁸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富貴花開」一條釋為：「牡丹花開。常用以祝頌人家富貴氣盛，家道興旺。」可見牡丹花為富貴之象徵，堅而不搖。

²⁹ 據筆者統計，僅《全唐詩》中就收錄了87位作家（不含其中一無名氏），201首吟詠牡丹的詩歌。（參見附錄一）這些詩歌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探究牡丹入詩的歷史源頭，一般皆遠溯於《詩經》³⁰，不過，據查考，真正專詠牡丹的作品，是直到盛愛牡丹的唐代方才蜂擁而出³¹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牡丹發展的歷史來看。唐代，牡丹的栽種³²、鑑賞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所以唐代以前寥寥可數的牡丹詩歌，在有唐一朝竟傳頌出二百多首牡丹詩，³³這種現象除了彰顯出唐代牡丹詩的特殊地位，亦可知唐代的牡丹詩有其可觀之處。詩中的牡丹在大唐盛世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被人們賦予了何種形象？又寄托了什麼樣的意象、內涵？唐人愛的是她本身的國色天香，還是愛她給人帶來的雍容華貴氣象？抑或是拿牡丹來諷世、傷己？這種問題都必須從牡丹詩中去訪求，才能得其實、探其究竟。基於以上，筆者以「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為題，希望藉由社會文化的角度來了解牡丹詩真正的內涵，而使我們對於唐代詠牡丹詩的作品及所富涵的內在文化精神更能深刻體會，也希望能藉此更進一步的認識唐代這光明燦爛的詩文學。

第二節 研究現況與分析

³⁰ 《詩經·溱洧·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第2冊，卷第四，頁182。）關於此詩李辰冬《詩經通釋》釋為：「芍藥，即今牡丹，古名芍藥，自唐玄宗始得木芍藥于宮中，因呼牡丹。」（台北：水牛出版社，1988年，頁752。）

³¹ 劉涪《唐詩題材類論》：「唐代是詠物詩自擅其美、蔚為大觀的時期，不僅詠物詩的數量猛增，而且藝術技巧也大為提高。唐以前累計傳世的詠物詩不過百餘首，而唐代詠物詩，據不完全統計，有近七千首，其中詠牡丹詩就佔了一百多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頁83。另可參見參見胡大浚，蘭甲云：〈唐代詠物詩發展之輪廓與軌迹〉一文（《煙台大學學報》，1995年），頁23。但據筆者統計，僅《全唐詩》就有二百三十首的牡丹詩。

³² 唐人種花已深通嫁接技術。白茹冰：《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唐人還掌握了移植牡丹的技術。一般的牡丹一移栽的最好時機是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過了這個時間，分株苗便會長勢弱，抵抗力差，甚至引起全株死亡。而唐人顯然已經很熟練的掌握了這種技術，白居易在〈移牡丹栽〉中說：「紅芳堪惜還堪恨，百處移將百處開。」不僅如此，在春天時，為了在牡丹花開時把成株的牡丹賣上價錢，花農們也有辦法「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白居易〈買花〉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技術，牡丹才得以漸漸在京城傳播開來。」（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頁53。

³³ 僅是《全唐詩》中題目有「牡丹」的詩，即計有131首。（利用全唐詩檢索系統：<http://140.138.172.55/tang/Database/index.html>）

由於詩歌中詠物詩的發展由來已久，做為其一支流的「詠花詩」發展更是質量均可觀，因此歷代研究詠花詩的情況盛為普遍，其中和「牡丹」相關的，就筆者目前所搜羅的相關資料，可分列如下：

(1) 書籍類：宋代因為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歌詠牡丹的詩詞，有不少關於研究、記錄牡丹的專著，如：歐陽修《洛陽牡丹記》³⁴、陸游《天彭牡丹譜》³⁵，丘璩《牡丹榮辱志》³⁶、周邦基《陳州牡丹記》³⁷、周師厚《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³⁸等；明代則有薛鳳翔《亳州牡丹史》³⁹；清人汪灝的《廣群芳譜》⁴⁰、余鵬年的《曹州牡丹譜》⁴¹等。近代學者則有高興選注的《古人詠百花》⁴²，孫映達主編的《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⁴³，李文祿，劉維治主編的《古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⁴⁴，張秉戌、張國臣主編的《花鳥詩歌鑑賞辭典》⁴⁵，孔令一編著的《詠花古詩千首》⁴⁶，劉鈞編著的《花古詩欣賞》⁴⁷，孫書安寫的《詠花詩品》⁴⁸，趙慧文編著的《中華歷代詠花卉詩詞選》⁴⁹、李嘉珏主編

³⁴〔宋〕歐陽修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洛陽牡丹記》（影印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³⁵〔宋〕陸游：《天彭牡丹譜》（台一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³⁶〔宋〕丘璩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牡丹榮辱志》（影印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³⁷〔宋〕周邦基：《陳州牡丹記》（台一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³⁸〔宋〕周師厚：《（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台一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³⁹〔明〕薛鳳翔：《亳州牡丹史》（影印本）四卷，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⁴⁰〔清〕汪灝：《廣群芳譜》，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

⁴¹〔清〕余鵬年撰；〔清〕趙之謙輯刊；嚴一萍選輯：《曹州牡丹譜》（影印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⁴²高興選注：《古人詠百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⁴³孫映達主編：《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⁴⁴李文祿，劉維治主編：《古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

⁴⁵張秉戌、張國臣主編：《花鳥詩歌鑑賞辭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0年。

⁴⁶孔令一編著：《詠花古詩千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

⁴⁷劉鈞編著：《花古詩欣賞》，北京：語文出版；新華經銷，1999年。

⁴⁸孫書安：《詠花詩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⁴⁹趙慧文編著：《中華歷代詠花卉詩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的《中國牡丹品種圖志》⁵⁰……等等。這些專著對於我們了解唐代的牡丹花品、栽種地區、賞花風氣等，有相當的助益，也使我們能夠盡量回歸到當時的情況，來對牡丹詩作時代意義的內在意涵探究。

(2) 期刊論文：

國內學者——李雄、李富軒：〈國色天香話牡丹〉⁵¹，林妙玲：〈稼軒詞中梅花與牡丹意象之探析〉⁵²，黃崇鐵：〈牡丹的吉祥圖意與其象徵意義〉⁵³。

大陸學者——管士光〈古詩與牡丹〉⁵⁴，陳昌寧〈唐宋間牡丹熱的地理變遷〉⁵⁵，楊靜〈唐代牡丹詩與牡丹文化〉⁵⁶，陳永生、吳詩華〈中國古牡丹文化研究〉⁵⁷，郭紹林〈《增訂注釋全唐詩》處理牡丹詩所存在的問題〉⁵⁸，劉航〈牡丹：唐代社會文化心理變遷的一面鏡子〉⁵⁹，李向麗〈試論唐宋牡丹詩歌的藝術特色〉⁶⁰……等等。

(3) 學位論文：陳聖萌《唐人詠花詩研究》、俞玄穆《宋代詠花詞研究》、盧先志《唐代詠物詩研究》、張琪蒼《唐代詠花詩研究》、白茹冰《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楊小鈴《唐宋牡丹詞研究》、

⁵⁰ 李嘉珏主編：《中國牡丹品種圖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年。

⁵¹ 李雄，李富軒：〈國色天香話牡丹〉，《歷史月刊》，206期，2005年3月，頁16~19。

⁵² 林妙玲：〈稼軒詞中梅花與牡丹意象之探析〉，《東方人文學誌》，第5卷第1期，2006年3月，頁77~94。

⁵³ 黃崇鐵：〈牡丹的吉祥圖意與其象徵意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53期，2006年4月，頁22~25。

⁵⁴ 管士光：〈古詩與牡丹〉，《古典文學》，第4卷第3期，1989年。

⁵⁵ 陳昌寧：〈唐宋間牡丹熱的地理變遷〉，《天中學刊》，第11卷（增刊），1996年8月。

⁵⁶ 楊靜：〈唐代牡丹詩與牡丹文化〉，《荷澤師專學報》，第24卷第3期，2002年8月。

⁵⁷ 陳永生，吳詩華：〈中國古牡丹文化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3期，2005年9月。

⁵⁸ 郭紹林：〈《增訂注釋全唐詩》處理牡丹詩所存在的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4期，2005年7月。

⁵⁹ 劉航：〈牡丹：唐代社會文化心理變遷的一面鏡子〉，《學術月刊》，2005年12月。

⁶⁰ 李向麗：〈試論唐宋牡丹詩歌的藝術特色〉，《中州學刊》，第6期（總第162期），2007年11月。

張麗琴《李商隱牡丹詩之研究》(以上論文出處詳見參考書目)。

從以上可見研究牡丹的學者不在少數，但專以「唐代牡丹詩」為範圍的論文專作卻未見。牡丹詩到唐代才大量出現和當時的牡丹文化必定有著深刻的關係，有鑑於以上兩點，筆者決定以「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為題，來就「唐代牡丹文化」與「唐代的牡丹詩」這兩方面作相關的研究探討。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之論述以唐代一朝的牡丹詩為研究範圍，在擇詩上所採的標準並不以嚴格的純詠物體為限，舉凡詩歌中出現「牡丹」，或者牡丹的異名⁶¹，如：木芍藥、姚黃⁶²，亦得入列。選材原則如下：

1. 以詩題中有「牡丹」的詩篇為主。如：裴士淹〈白牡丹〉、王維〈紅牡丹〉、柳渾〈牡丹〉、李益〈牡丹〉(詠牡丹贈從兄正封)……，這類詠牡丹詩為數最多，有一百三十一首⁶³。
2. 詩題雖然無牡丹之名，而全詩以牡丹為吟詠主體，或詩中有針對牡丹花之特色加以描繪者，可以說明牡丹花而詠，亦可以想像牡丹花而詠，而要能或摹繪出牡丹花的外形、內在特質；或呈現人與牡丹花之間的精神、情感契合所在；或與作者之生命體認及人生際遇相配合，而用摹寫、擬人、映襯、轉化等方法來寄託作者的情志，無論是否以牡丹命題，皆可視為牡丹詩。⁶⁴如：元稹〈賦

⁶¹ 牡丹、芍藥(或作芍藥)，在唐代已然二分。至於「魏紫」雖曾為牡丹之異名，但在唐代的詩歌中未見。

⁶² [清]余鵬年撰；[清]趙之謙輯刊；嚴一萍選輯：《曹州牡丹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有「姚黃」一條，釋為：「俗名落英黃。此花黃胎，護根葉淺綠色，疎長過於花頭，若擁若覆。初開微黃，垂殘愈黃。薛《史》有大黃最宜向陰，簪之瓶中，經宿則色可等。秋葵者似之，第大黃無青心稍異。」王周：〈和杜運使巴峽地暖節物與中土異黯然有感詩〉，三首之三：「花品姚黃冠洛陽，巴中春早羨孤芳。不知別有栽培力，流詠新詩與激昂。」(《全唐詩》卷七六五)

⁶³ 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之「全唐詩檢索系統」

(<http://140.138.172.55/tang/Database/index.html>)檢索詩題為「牡丹」的詩，共得131筆資料。

⁶⁴ 參見陳貞俐：《蘇軾詠花詩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得雨後花〉、王建〈閒說〉(一作聞說)。

3. 在以上兩點之選材原則下，其詩體包含古詩、樂府詩、絕句、律詩。

4. 本文所選用的詩作，主要引用《全唐詩》，⁶⁵選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六次印刷之版本。全書共二十五冊。另配合陳尙君輯校之《全唐詩補編》三冊、王重民，孫望，童養年輯錄之《全唐詩外編》⁶⁶來蒐補缺遺，兼採俞琰簡錄清代御製《佩文齋詠物詩選》之《歷代詠物詩選》、清聖祖敕撰之《廣群芳譜》加以校勘補異，以所搜羅的詠牡丹詩為基本材料，並補充相關的歷史文獻。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主要先分兩個部份作探討：

其一，唐代牡丹文化：

以分析歸納法統整出牡丹基本資料，以對牡丹有所認識，再採歷史追溯法探究牡丹的起源，並對各種說法加以分析，採擇出其中較為合理、可信者。接著從文獻資料分析、歸納出牡丹的特質，再對唐代的牡丹文化做全面性的論述探討，以期對牡丹及唐代的牡丹文化有深入的認識，而有助於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文的第二部分。

其二，唐代的牡丹詩之內涵：

以第一部分為基礎，採用歷史批評法，從作者的時代背景、出身、個性、經歷等，作省察，再對其作品做評論，以探究唐代重要牡丹詩人所寫之牡丹詩的主題意涵。此外，文學作品是透過文字的組織、結構來表現的，其適切的詞彙、修辭及完整的布局，皆能增進作品的感染力，以表現出作者的形象思維，與作品的主題意象，據此，本文將透過對唐代牡丹詩藝術表現手法的分析，來探求唐代詠牡丹詩裡，詩人是如何靈活運用各種寫作技巧，達到取形寫神的寫物之功，進一步

2000年)，頁5。

⁶⁵ 因所選用的詩作，主要引自《全唐詩》，所以從《全唐詩》引出之詩，皆僅標明卷數；若出於他處，則在註腳另註。

⁶⁶ 《全唐詩外編》實為王重民的《補全唐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孫望《全唐詩補逸》、童養年《全唐詩續補編》等書之匯編。

解讀唐代牡丹詩作品中的內在意涵，以彰顯出唐代牡丹文化對詩歌的影響力。

總體而言，本論文是由「唐代的牡丹文化」這一富含文化、社會的外緣因素切入，以探討唐代牡丹詩的產生背景，再以此背景為基礎來分析牡丹詩的主題意涵；筆者亦期望能透過對牡丹詩表現手法的研究，來顯現唐代牡丹詩的藝術形象與特質，使我們對唐代的牡丹詩有全面而真切的認識。